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228  
4 June 1993

CHINESE

第三二二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3年6月4日星期五,上午11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西班牙)

成员国: 巴西

萨登柏格先生

佛得角

热苏斯先生

中国

李肇星先生

吉布提

奥拉海耶先生

法国

默里梅先生

匈牙利

埃尔多斯先生

日本

波多野先生

摩洛哥

本贾伦-图伊米先生

新西兰

奥布赖恩先生

巴基斯坦

马尔卡先生

俄罗斯联邦

沃伦佐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尔布赖特女士

委内瑞拉

阿里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LH

上午11时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局势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土耳其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萨西贝尔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巴托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S/25870号文件,内载法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案文。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文件:S/25800,1993年5月19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普通照会;S/25823,1993年5月21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5829,1993年5月24日法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5782,1993年5月14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5860,1993年5月25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5872,S/25877和S/25878,1993年5月30日、6月2日和6月2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三封信。

我名单上第一位发言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萨西贝尔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六月份主席。你从一开始就面临一项显然十分棘手的任务。你和我都只能希望,这项任务会变得容易些。

与此同时,也让我祝贺我的南斯拉夫同事,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尤利·沃龙佐夫先生5月份的干练领导。

虽然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1984年,但1993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在出现一组新的奥威尔式的词汇。我们现在都认识这些地名--萨拉热窝、斯雷布雷尼察、图兹拉、比哈奇、泽帕和戈拉日德--因为因安全理事会的恩典,这些城镇已被定为“安全区”。还有一组更多的地名,如马格拉伊、瓦雷什、特拉夫尼克、巴尼亚卢夫、大克拉杜沙、泽尼察、斯托拉茨、卡卡尼;这些及其他无以数计的城镇与村庄,因为没有列入其中,只能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中新的“不安全区”。

特别悲惨的是,这份决议草案较大的作用很可能是给“不安全区”一词而不是“安全区”定义带来真正的意义:通过宣布仅仅保护具体定为“安全区”的城镇;通过继续实行武器禁运,有效地限制政府捍卫未被定为“安全区”的地区,及让这种状况无限期延续,安全理事会已宣布至少已暗示,我国大多数不巧落在“安全区”以外的不幸的城镇和公民听任宰割。

假设任何一国的合法当局发布命令,只有生活在少数几个零落社区中的公民才能得到法律保护,指定安全地区以外的所有其他人不得有自卫手段,而且这种安排是无时限的,公民们对这种无法理解的事态将作出怎样的反应?更加直接地说,你想这给装备精良的犯罪势力的信息是什么,他们会如何反应?

然而,即便就是这6个指定城镇,“安全区”一词的准确性又如何?第一,秘书长上星期按安理会要求提出的报告说,使这些地区安全的任务实际上不可能完成。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声称,它甚至不理解这项拟定的任务。

第二,指定为“安全区”是否就有某种正常生活?如果我们把斯雷布雷尼察作为一个安全区来看,当地公民的生活既不安全,也不正常,他们拥挤地生活在一个几乎全被破坏了的城镇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药物和医生,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它是一座露天集中营,疾病、饥饿和绝望取代了子弹和炮弹,成了种族灭绝的手段。最为不幸的是,联合国无意识地成了这座现代麻风病患者聚居地的看管。

第三,波斯尼亚的公民又能从联合国授权部队捍卫“安全区”的决心中得到什么安慰?去年,萨拉热窝遭受最猛烈的炮击就发生在它被指定为“安全区”之后。泽帕在被指定后受塞族炮击,现已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与此同时,戈拉日德为安全区几乎已有两个月或更长,但迄今未来过一辆救济车。现在,在它遭受种族灭绝式攻击时,没有一名联合国观察员敢冲破塞族阻挠,进去履行安理会使命。我们担心,最终联合国部队将大部分保卫人烟已绝的空城,或屈服于塞族部队的罪恶意愿。

没有明确的时限和长期解决办法,联合国部队将作出行政上英明的决定,即维持“安全区”代价太高,风险太大,并把那时已精疲力竭,精神上饱受折磨的人口转移到新的“安全区”,完成联合国执行的“种族清洗”的最后行动。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专用的这部字典中还有一个新词:联合行动方案。其中两个字特别给人错觉,即“行动”。外交中用词余地很宽,但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这项方案动力的目标是避免行动。

GE

在经过一年多的种族灭绝侵略,塞尔维亚人背信弃义,傲慢地拒绝和平计划以及作出对付侵略者的空洞承诺之后,那些希望自封为世界大国的国家现在再次寻求外交掩饰,以避免勇敢地面对从轻罪犯变成的杀人犯。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让自己与那些背叛自己的和平计划和多文化主义,多元主义和民主等原则的,想要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搞妥协,制订出这项“联合回避计划”。

正直和美德一旦丧失就很难挽回。

原则一旦妥协就再也不能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道德、甚至战略的世界秩序。

领导者的地位和特权具有相应的责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经看够了炫耀地位,缺乏真正的领导者意志;我们肯定不是已履行的职责的受益者。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新词典因删除诸如万斯-欧文和平计划、致力于长期和平,主权和逆转侵略等。措词也变得令人迷惑不解。也许没有这些措词十分确切地反映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局势。

我不希望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立场说成仅仅是严厉批评安理会某些成员提出的计划和决议草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曾试图参加促进我国长期和平的建设性进程。

最初甚至没有就这项计划或决议草案同我们协商,但我们仍然提出以下关键而简短的建议:

第一,更加广泛地应用安全区概念,以处理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他人口中心的威胁,或至少给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防部队不受限制的机会对这种威胁作出反应;

第二,规定一个时间表,从由“安全区”计划提供的暂时和治表的救济转而执行万斯-欧文计划和真正的和平;

第三,如果塞尔维亚人不愿意按期接受万斯-欧文计划和任何真正和平的相似计划,那么就允许运用一切必要措施,以对抗侵略和恢复和平,或者起码按照第51条规定,充分承认我国政府自卫反击犯种族灭绝罪的侵略者的权利,该侵略者搞种族灭绝的能力因拒绝让受害者得到必要的外来帮助或自卫武器而得以维持;

第四,在与秘书处进行必要的审查后,制订一项任务,考虑保护安全区所需的一切资源,并制订一项执行和实施这样一项任务的切实可行的计划,以真正地证明“安全区”这一称号是正确的;

第五,把对决议的执行情况和实现和平的全面进展的审查期从二个月缩短为30天;当塞尔维亚人的进攻继续进行的时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没有那么多时间。

这些建设性建议显然遭到拒绝。这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少某些提

案国的动机是外交掩饰,以减缓采取更加坚决和全面措施的必要性和责任。起草这项决议草案的方式以及缺乏促进和平和真正安全区的关键内容使我们非常怀疑该决议草案背后的动机十分直接地反映继续缺乏勇敢地面对侵略者的意志并且没有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人民作出承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图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你将成功地主持对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重大问题的审议。我还要向上个月精干地指导安理会工作的俄罗斯联邦的沃龙佐夫大使致意。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面局势没有发生变化,对穆斯林居住城市的每天炮击(这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残酷地把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赶出其祖传的家园,破坏其财产和历史圣地的行为--简言之,在“种族清洗”名义下进行种族灭绝--正在继续。

政治局势也仍未改变。穆斯林政府和波斯尼亚克族签署了万斯-欧文和平计划。塞族对国际社会加以嘲弄,他们先签署了该和平计划,随后背信弃义地拒绝了它。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继续举棋不定,并且不能采取将一劳永逸地停止侵略的强制行动。

“联合行动计划”--其本身是一项反映安理会不能采取人们所期望的坚定立场的文件--似乎接受了以使用武力强加的现状。我们对这项计划所持的批评态度在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于5月24日在联合国通过的声明中已表明。

同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辜负了我们的期望。

第一,我们本来希望安理会不结盟集团提出的对塞族侵略者规定一个开始执行万斯-欧文计划的最后限期的建议现在纳入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

第二,尽管申明安全区是一项临时措施,主要目的仍为使武力造成的后果恢复原状,但没有作出任何保证为此目的采取有效的执行措施。我们还担心,“临时”的含

义可能延长,远远超出我们的期望。

第三并且最重要的是,该决议草案在谈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所享有的《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权利时,没有承认其固有的自卫权利,一项太长时期被剥夺的权利。我们担心,由于这项决议草案的缺点,安理会将只是扩大其不能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失败。

铭记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行事的义务,从这场危机一开始起,我们的唯一目标一直是通过拒绝以暴力和武力,在这一情况中,以种族灭绝夺取领土的做法来协助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并确保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

FP

我们正是本着这种打算,在注意到国际社会未能对塞尔维亚人的违抗采取有效行动之后,继续强烈主张使用武力制止塞尔维亚人的侵略。我们强调,根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依《宪章》第五十一条所固有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应立即免除对它的武器禁运。

我们在一致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范围内,继续以我们的各种手段提供物质支持以帮助减轻波斯尼亚人民的痛苦。我们还重申,我们准备向其作用正在扩大的联保部队提供部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如此。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前,我先请愿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默里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安理会今天开会审议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继一有希望的时刻之后恶化的反应,这一时刻即有关三方签署万斯先生和欧文勋爵建议的和平计划。

军事攻击、以武力获取领土和“种族清洗”的行为继波斯尼亚塞族一方顽固拒

绝接受和平计划之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继续,尽管它已于5月2日在雅典签署该计划。这些做法旨在保存最大面积的领土,违背计划所载原则;它们给为穆斯林社区所标明的地区的平民造成愈加严重的苦难。由于这两种原因,这些做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各位成员知道,法国是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派遣部队的第一个国家,先是在萨拉热窝,然后是在比哈奇;我们与其它国家——联合王国、西班牙、加拿大、埃及和乌克兰——一道,仍留在那里以减轻穆斯林平民的状况。

我国政府根据其经验并为应付我刚才陈述的局势,于5月19日发表了一份有关安全地区概念的备忘录。继5月22日在华盛顿通过一项联合行动纲领之后,法国及其伙伴国建议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以确保对第824(1993)号决议中指定的安全地区的充分尊重,并为此目的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任务。

该决议草案涉及一个紧迫、重要的人道主义目标:确保安全区平民人口的生存。它还谈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目标:维持制定和执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计划所需要的领土基础。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标明和保护安全地区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种暂时措施:一个实现公正和持久政治解决的步骤。这必须被理解为是对仍为任何解决方案基础的《万斯-欧文计划》所开始的进程的积极贡献。

我还要指出该决议草案的实际可行性。决议的规定通过改动和加强联保部队,旨在确保通过阻遏对安全的地区袭击、监测停火、促使非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军事部队撤退并占领几个关键的地面要塞,而保护这些地区。这些规定将与第770(1992)号和第776(1992)号决议所确定的任务一并执行,而且不会影响联保部队目前的保护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品的任务。

为了执行新的任务,决议草案明确规定可能用武力对轰炸安全地区、武装入侵这些地区或任何蓄意阻碍联保部队或受保护的人道主义运输队行进自由的行为作出反应。它还规定必要时在安全区及其周围使用空中火力,以支持联保部队完成其任



务。

最后,我要重申:该决议草案只是执行《万斯--欧文计划》条款的第一个步骤。它规定在直接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的地区迅速执行该计划的条款。

安理会将以通过该决议草案而表明:国际社会并没有袖手旁观。它并未屈就于一种绝望的办法,这种办法将以联保部队撤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而告终,等于让各方以战斗而解决。所以,安理会正担负起责任并保持一种稳固不变的路线:坚持不懈地争取政治解决。

阿里亚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极为高兴地看到你作为贵国干练的代表团的团长而指导安理会的工作。我们确信,你将以非凡的才干履行你作为主席的职责。

我们还要祝贺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沃伦佐夫先生上月份出色干练地完成了主席的任务。

鉴于安理会今天面对的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承蒙安理会准许,我将用比以往更长的篇幅发言。

新世界秩序的宣示,使我们这些把它解释为一个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不受惩罚地欺辱另一国家的世界的人,激发起巨大的希望。现在,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可怕经历中,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实际上能够欺辱另一国家,只要它小心地不要威胁或危害国际社会的战略利益。集体安全的原则不但未得到扩展和加强,反而似乎在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中变得愈来愈狭窄和虚弱。

委内瑞拉同佛得角、吉布提、摩洛哥和巴基斯坦--所谓安理会中的不结盟集团--一道,在通过第819(1993)号和第824(1993)号决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些决议先在斯雷布雷尼察,然后在萨拉热窝、戈拉日德、泽帕图兹拉和比哈奇建立了安全地区。我们当时而且现在仍完全赞成建立真正的安全区,并予以必要的保护和保障,对此我将在阐述我国代表团对安全区应为何物的观点过程中的适当时机提及。

我们在昨天的非正式磋商中,要求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支持者等

待安理会决定的执行者秘书长的一份关于他所掌握的手段以及首先是他执行有关安全区的决议所需的手段的报告。

WG

尽管安理会仍然希望先收到秘书长的这一报告然后才采取行动,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时,尽管局势非常重要,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决定不理睬这一要求——我们现在的表决取决于这一要求。

显然,除非有执行决议的决心,以及直至秘书长有必要的手段和资源,并决定了可以向安理会提出供批准的最佳选择,否则这一决议草案便无法执行。

不幸的是,经决定不等待秘书长的意见。毫无疑问这一决定的内在原因是秘书长5月28日应安全理事会不结盟成员国的要求提出的报告的影响,该报告对所谓安全区局势作了客观和高度批评性的评估。报告指出,不在安全区停火,安全区的概念就几乎无法执行,以及联合国应在每一安全区建立一种保护地带。

报告提出这些问题:如果侵略者接受建立安全区然后又拒绝撤出其周围地区,联合国的责任是什么?那时联合国是否将不得不使用武力以使他们撤出?安全理事会是否准备授权采取军事行动以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问题提的都很有理由,这我们可从戈拉日德、泽帕、萨拉热窝、比哈奇和斯雷布雷尼察的局势中看出来——这些地区都是安全区。安理会没有人能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很重要,象安全理事会这样的机构无法不予澄清。这些问题对于联保部队、对留在安全区的境况悲惨的人,以及对肯定会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回答的塞族侵略者来说,都是重要的。

委内瑞拉在行使其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职责时,努力对在当代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发生的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行《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一个最复杂的议题,而且无疑是最能反映今天对这些宗旨和原则的挑战的议题,是前南冲突。

其中反映了诸如此类的议题:一个国家的解体,对一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的威胁——具有国际影响——各种充满国际冲突危险的国内冲突的再次发生和日益扩大,有系

统地违反最根本的人道主义法原则,以“种族清洗”作为征服领土的手段,灭绝种族罪行以及流离失所人员和难民这一巨大危机。这里只提一下其最明显的方面。

安理会很清楚知道这些所带来的挑战,因为它每天都处理这些挑战。对委内瑞拉--我相信对每个成员国也如此--结束这一人类和社会悲剧的愿望和意志指导了我们的一切行动。在一年半里,我们作出了一个又一个决定,深信每一个决定可实现这些目的不仅必要而且有益的。曾通过了36项决议和30个主席声明。

因此,我们首先要赞扬伦敦会议,我们系统地支持了其共同主席调停和谈判的努力。我们以各种措施支持他们的建议和意图,并批准了载于波黑共和国和平计划中的他们的建议。

安理会的一套建议没有贯彻实现其最终目标,其原因不能只由我判断。为和平计划作了大量努力,人们尤其是冲突的受害者对它寄予很大信任和希望。今天这一计划仍只是一个进程,一个参考依据,因此没有批准后的权威,也没有成为它所应成为的:一个恢复正义的手段,以确保每个人的权利和作为恢复和平的可靠基础。

这一退步的结果是安理会缺乏实现其目标的可信手段。有人争辩说情况并非如此,和平计划仍然有效,问题只是找到一个最终执行的最好办法,并认为各方之间的协议是个必要前提,为达成协议应加强压力、制裁和孤立。有人指出形势要求只能设法挽救能挽救的,同时等待情况改善。实际上万斯-欧文计划在5月22日已由华盛顿行动计划所取代。奇怪的是,唯一不支持万斯-欧文行动计划的塞族一方今天热烈支持行动计划的唯一一方。

委内瑞拉--它尊敬安理会的同事--不同意这些估价和建议,因为它认为这些同事背道而驰。我们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大国认为这一冲突同其战略利益无关,这同不久前指导他们的做法肯定是矛盾的。这种做法是基于以武力解决冲突的不可接受性、危害一个成员国领土完整的不可接受性、不承认以侵略和“种族清洗”的恐怖实现政治或领土得益、急需找到冲突要求的公正和公平的解决办法,以及特别是必须结束危机和实现正义,因为危机的特点是发生了空前数量的暴虐和罪行。

然而,尽管有许多证据说明采取了操纵、拖延战术、一些人侵犯另一些人,人们现在认为现在需要的只是遏制和预防措施:安全区、监测边界、加强制裁/禁止飞行/设立危害人类罪法庭。

显然,问题是“怎么作?”“什么时候作?”和“在什么基础上?”我们能认为这种态度将使侵略者相信最好大方地放弃它们用恐怖和武力所征服的东西吗?我们是否真能相信这将是这种类型的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不可避免和不可逃避的推论是,在这场冲突中没有面对现实的坚定决心;我们现在急于承认既成事实,使局势合法化,成为寻求迟早会强加的一个解决办法的基础。

在丹麦外长主持的5月最近的一次欧洲议会会议就行动计划进行了辩论。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明确表示不同意该计划,该计划“给人的印象是将胜利拱手送给侵略者”,并重申必需严格遵循万斯-欧文和平计划。

LH

它特别要求欧洲议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欧洲成员不把塞尔维亚的侵略成果,即通过武力和恐怖已获得的领土当作和平协定的依据而予以核可,它还要求安理会促成一项包括必要军事存在以解除塞尔维亚侵略者武装在内的计划。

欧洲议会的这项决议不应被忽视。它的内容及其政治合法性系来自这样一块再次出现种族灭绝的如此庞大和重要的地区,因此使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有必要作上述阐述,因为安理会正在履行其责任方面处于历史十字路口。因此,我们从现在起所作决定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

就委内瑞拉而言,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有我们在广泛磋商过程中无法克服的严重困难。我们认为,它所提议的主动行动,一方面,其范围不完全,另一方面,也有悖其自己的目标。在该草案中,安理会把精力集中在仍被包围和受攻击的地区,以图解救它们。这样做不错。但它也表明,它是面对人们在政治上不愿为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族公平和平等分配领土这一更广泛、更有意义的目标而负同样责任才这样做的。只要没有执行和平计划的真正意愿,该主动行动同和平计

划之间的联系就只能理论性。在这种情况下,该计划的执行仍然取决于诉诸武力、支配领土并仍然不受惩罚地蔑视国际社会及其努力代表的价值观念的方面。

该决议草案还提议扩大对某些城市的保护措施,这些城市都以穆斯林人口为主,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也集中在那里。这些城市今天已成为处于经济 and 军事包围之下的飞地,生存与否全凭侵略者的一时兴致。正如已阐明的那样,委内瑞拉对纠正该局势的善意没有异议。但是,我们绝不同意提议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我们这一信念是以这种“安全区”实际运作的方式为依据的。它们似乎只是——而且确实是一联合国羽翼下的种族保留区。我们担心联合国会无限期地承诺负责并延长这些畸形产物。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区——正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秘书处所阐明的那样,而且正如我在最近访问所谓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时亲自断言的那样——应该是和平进程中的临时性中间步骤。它们不应是和平和解决受威胁人民面临问题的替代物。它们应该为其居民的“正常”生活提供最低限度安全,并应成为尊重人权情况可以得到核查、人道主义援助可以不受阻碍地抵达的开放地区。它们不应象监狱那样禁锢人民。

它们应保证出入该地区的行动自由;国际军事存在;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它人道主义机构包括非政府小组的存在不受限制;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尊重人权和少数人的权利;获得水、电和通信等基本服务不受干扰;以及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

只有缴获或摧毁塞尔维亚人的重型武器才能提供免遭军事攻击的安全,除了提供这种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外,这些地区还应能够恢复其文职政府、地方警察、学校、各生产活动和社会服务。

我所描述的条件几乎恰恰同今天所谓安全区内的现实情况相悖,而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没有涉及这些主要问题。我们应该依其本来面目称呼它们:贫民窟、难民营、没有围墙的监狱、受威胁的地区;但我们绝不应如此厚颜称其为“安全区”。

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发言人巴里·弗鲁尔指挥官在联保部队为进入哥拉兹德“安全区”争取一个月后遭塞尔维亚人拒绝时所说的一番话恐怕是对“安全

区”作的最好描述：

“我们要在哥拉兹德郊区树一块牌子，写上：‘安全区--非常危险--勿入’。”

在这方面，我要引述6月1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给安理会主席的信。该信称，

“由来自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军队直接支持的塞尔维亚准军事单位继续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处进行侵略。

“侵略者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你们，安全理事会，在我们的人民被杀害、我们的国家被摧毁的时候，将自己的双手捆绑起来。

“你们说你们不想在这场冲突中站在任何一边。但是阁下们，当安理会对前南斯拉夫实施武器禁运和决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同一项决议的时候，你们已经间接或直接地站在某一边。武器禁运大大帮助了军备良好的侵略者，严重地削弱了受害者。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这种做法的后果是明显和悲惨的：我国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占领；20多万平民被杀害；200多万平民流离失所；数百个城镇被毁。由于一项不幸的决定，并由于尽管在前南斯拉夫的局势已大大改变的情况下你们仍然不断地反对纠正这项决定，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付出了如此的代价”。(S/25873,附件)

安理会应该根据《宪章》第51条的规定适当重新评估这一问题。

人们在安理会提出的不以更大决心处理该灾难的核心论据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实地部署几千人的部队。我们一再听到，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是防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丧失其全部领土的唯一方法。坦率地说，我必须忆及，当安理会通过决议，让盟军自行处理对一会员国科威特的践踏、破坏和掠夺时，国际社会部署了50万军事人员，并把巨额费用由一些国家分摊。那场危机所涉及的重大利益远较对这一会员国的破坏密切，因而这一会员国的破坏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这样的慷慨回应。但尽管如此，我不必把这两个局势进行比较，这场悲剧具有更加令人忧虑的层

面,不堪言状的侵害人类罪行就表明了这一点。有些基本价值观念对国际社会来说确实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已正式向安理会表示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载的特定“安全区”方式。虽然安理会传统上很注意听取冲突各方,特别是作为会员国的冲突各方的意见,但它并未考虑波—黑政府的这一立场。

我国代表团曾非常积极地参与规定确立萨拉热窝、斯雷布雷尼察、图兹拉、热帕、戈拉日德、比哈奇“安全区”的各项决议的制定工作,因此,我们绝不可能反对这个概念。我们所反对的是这个人道主义方式实际出现的形式。

我们已同不结盟集团的其它成员一起,努力为解决这些难题作出贡献,我们已从就这一问题坦率交换意见中获益。在何种步骤可以按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展示不容置疑的意愿,不再容忍目前局势并把我们的主动行动引入一种可取解决办法的共同概念方面,我们同安理会其它成员之间的实质分歧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GJ

也许我们自己的评估是受到了在安理会倡议下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的访问的经历的影响,该次访问是作为一个以前派出的代表团的一个部分,该团对形势作出评估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当时我把斯雷布雷尼察描述为受到缓慢种族灭绝的公开的监狱。我们说斯雷布雷尼察属于紧急局势,一定不能成为一个被仿效的榜样。为什么?因为那个安全区—使用不当的名称—事实上已在成为难民的侵略者所控制和监视的难民营。

如果我们要从这一冲突中得出结论,那么难道我们不是都应被武装起来吗?因为如果联合国将禁运强加于我们,我们岂不是听凭我们的敌人摆弄吗?当然,没有人会采取这一错误的解决办法。我们所必须作的是尊重并运用集体安全,它正如《宪章》所保障的那样确保自卫的权利。

在我们企图谈判和平计划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丧失了三分之二的领土,其人民成为史无前例和令人无法接受的规模的日益增长的罪行和侵犯的受害者。今天,本组织的这一会员国在恐怖的重压下正濒于消失的边缘。形势要求安理会采取

实质性行动以制止这种灭绝。现在是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不只是看似采取行动。

出于上述各项理由，委内瑞拉代表团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将投弃权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的赞扬。

马克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极为痛苦和严重关切地注视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正在发生的悲剧。通过恶毒的“种族清洗”行径，该国手无寸铁的平民，尤其是穆斯林，一直并继续受到赤裸裸的侵略、对基本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的大规模违反以及种族灭绝。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危机构成了对国际社会的历史性的挑战。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作所为很可能会决定冷战后时代的道路。

巴基斯坦一贯敦促国际社会，尤其是安理会，在《联合国宪章》所含各项原则的基础上迅速和坚决地行动。我们主张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果断、迅速和全面的行动以实施其各项决定和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对关键战略目标的空袭，以制止塞族侵略；撤出用武力和“种族清洗”占领的所有领土以收回此侵略并充分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领土完整、统一和主权。

伊斯兰组织会议也大力支持早日和有效地结束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自从危机爆发以来，它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和一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今年4月卡拉奇举行的第21届伊斯兰外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呼吁采取迅速和坚决行动以停止侵略和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还呼吁使重型武器成为无效、禁止对塞族的武器供应和建立安全区，在安全区里人们将在相对正常化的情况下生活。

我要相当断然地说，我国代表团充分欣赏并赞成这项决议草案的基本要点，并将在其得到通过后为其实施而认真工作。在这方面，我重申巴基斯坦政府愿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提供部队。我愿指出，巴基斯坦同安理会其他不结盟国家成员国一起是安全地区概念的建议国，它导致了安全理事会通过819



(1993)和824(1993)号决议以作为对为了拯救生命的紧急局势的立即反应。但是,在斯雷布雷尼察、泽帕和戈拉日德的经历揭示了在国际社会未承诺赞同万斯-欧文计划时这一概念的缺陷。我们也认为有必要明确指出和界定安全区的概念,为了保证恰当的实施,考虑到秘书长的看法,有必要将这一概念在决议草案通过前将其纳入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赞赏提案国的互谅精神,它表现在采纳了核心小组所提出的许多修正之处。但是,我们以为目前的决议草案还没有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冲突中的某些核心问题。除非决议草案中的各项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并作为总计划的一部分得到安理会所采取的进一步的适当的实施行动,否则我们担心地面上的情况可能会冻结,有利于塞族、安全区可能会永远成为被塞族包围的难民营,塞族将不断对人的行动和物的流动进行全面控制。在目前情况下,维持现状就是有利于侵略者。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在任何情况下国际社会都不应接受或承认,哪怕是暗含地接受或承认,侵略和“种族清洗”的后果。

我国代表团认为,将由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草案所含的安全区的方式同我们的基本政治和人道主义关切并不完全相符。只有国际社会承诺充分实施万斯-欧文和平计划尤其是有关该计划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社会的领土安排的规定时,才能接受此种战略。正如和平计划所规定的那样,所有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地区,以及萨拉热窝,都应由联合国宣布为受保护地区;那些已被指明为安全区的穆斯林地区应被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为了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我国代表团强烈吁请安全理事会紧急采取进一步适当的步骤,包括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根据《宪章》第51条这是符合其固有的自卫权的,使重型武器成为无效、禁止对侵略者的武器供应以及加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采取强制性行动。

奥布赖恩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今天要求安全理事会作出的决定是有重

大意义的。所提出的决定的几个方面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一决议草案不是,也不能够是对波斯尼亚境内继续发生的可怕的暴行和暴力的全面的回答。令人忧伤的事实是,安全区--早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所指定、新西兰也支持的为了解决急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并未得到尊重。这些安全区内的人的生命仍处于塞族袭击的危险之中。人道主义努力由于塞族全无道理的制止而止步不前。

FP

眼前的这份决议草案仅仅是整个波斯尼亚重返正主、理智和法制之途的第一步。决议草案中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而说清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决定应有一政治构架,若无此构架,安理会考虑作出这样的决定便是毫无意义的姿态。

新西兰就对拟议中的决议应采取何种立场作出了非常认真的考量,我已说过,这份决议仅是第一步。我们认为,有一个首要的特征值得在此强调:决议的文字和精神都明确规定;本决定如获安理会通过,塞族必须立即彻底停止对决议草案所述地区目前正在施行的侵略和暴行。倘非如此,便可能招致空袭的报复。

我们认为,清楚地理解下列信息在目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塞族拒绝放弃侵略,本决议草案不要求安理会进行任何进一步的研究或由秘书长提出任何新的报告,严格说来,甚至不要求安全理事会本身再次开会。它甚至也不要求事先加强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根据决议案文第10段的条款,可以立即采取行动。不要求最后期限。因此,如果联保部队在地面上执行本决议草案规定的任务受阻,包括受阻无法前往任何地区;如果人道主义援助仍然被拦截,如果侵略继续发生,作为第一步,就会而且必须采取本决议草案规定的行动。

主席先生,新西兰过去几天中在你干练的指导下参加了非正式磋商和双边意见交流,其目的除其他事项外,是清楚地确定拟议中决议在这一至关重要方面的文字和精神。对于这项拟议中关于指定地区的决定按我刚才的解释所具有的近切用意无人表示怀疑,这对我们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并给我们至为重要的宽解;除非塞族立即住手,否则空中力量的动用便迫在眉睫。

因此,新西兰基于这一理解将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很明显,我们现在必须向塞

族发出明确的信息,或是彻底停止在这些由其控制的安全区及附近地区的活动,或是面临接踵而至的后果。我们认为,作为第一步,任何软弱于此的信息都会严重损害安理会的信誉,实际上也会严重损害整个联合国。今天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而塞族如果继续进攻而我们又袖手旁观的话,安理会的完整性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人人都会为此感到忧虑。

新西兰承认按第10段规定将负担任务的国家负有特别的责任。我们确认这些国家,特别是提出今天的决议草案供我们作出决定的关键国家肩负的重任。这项决定一经作出,便意味着这些国家会众目所瞩。人们会有很高的期望,而新西兰也确认并赞扬联保部队指挥官在波斯尼亚地面上所作的重大努力。他们也负有很重的责任,但是如果塞族不停止侵略,负有这些重任的所有方面必须以地面作战考虑为前提,确保迅速采取本决定规定的行动,动用空中力量。在现实和直接的意义,决议草案构成了安理会给联保部队指挥官关于现阶段的政治指示。

我们认真听取了先前的发言,我们知道安理会中的一些伙伴仍对今天要求我们作出的这项决定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感到怀疑。新西兰认为,由于面前这份决议草案具有我所提到的那些特殊和重大的影响,安理会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在这一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以协商一致采取行动。

新西兰基于我刚才概述的理解,将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热苏斯先生(佛得角)(以英语发言):我国人民和政府一直密切注视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的冲突,并怀着极大的愤怒和难以置信的心情目睹了对波斯尼亚人犯下的肆虐暴行。事实上,目睹用最野蛮的手段不断犯下的可怕罪行使我们震惊。我们同国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一道,反对并进而谴责争战各方,主要是塞族,在这场冲突中采取毫无道理的政策和方法。“种族清洗”是征服领土的一种可鄙的办法。以平民为目标而蓄意有计划地轰炸城市是一种犯罪性的作战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谴责。

人道主义考虑导致并在几个世纪来指导着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这些考虑在

这场冲突中被人有计划地完全弃置一旁,但更使我们震惊的是国际社会竟未能采取行动制止这场悲剧。可怕的罪行一再地犯下,一块块领土被各种惨无人道的办法征服,残杀平民成了日常的目标,但没有任何事情,绝对没有任何事情激起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拥有手段并在维护国家和平与安全领域负有特别责任者采取行动以阻止和纠正这一局势中的各种非法行为。

一些国家主张由安理会采取适当行动回应这场冲突所提出的挑战并对这场冲突拿出有效的对策,我国是其中的国家之一,因为我们认为,世界上布满了许多潜在的冲突,安理会应当用行动而不仅仅是用言词发出警告:它根据《宪章》的规定负有责任,它将不会容忍侵略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也不会让其不受惩罚。我们遗憾的是,对于波斯尼亚一案,这一警告仍待发出。

LH

让我们希望,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将为安理会处理波斯尼亚冲突的新方式定调,并使安理会最终有效行使《宪章》规定的安理会首要职责。

事实上,这项决议草案第一次,并作为第一步,授权联合国部队将采取防卫性军事行动,以保护安全区及其平民人口免遭袭击和轰炸。如果这项决议不因缺乏实施意愿而成为一纸空文——我们诚挚希望不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相信,安理会已终于开始有效地处置这场冲突,以期定出一条行动道路,走向公正和持久解决。我们期待尽快收到秘书长关于该决议执行方式的报告。

我们注意到,决议草案授权联合国部队将保护安全区,这是第一步;安理会准备迅速考虑新的和更加严厉的措施。我们认为,我们今天通过这项决议草案为安全区提供保护,这决不意味着“非安全区”可任人争夺。

我们还注意到,决议草案证实,安全区是一项临时措施,扭转使用武力的后果,并让所有流离失所者和平返回家园仍然是首要目标,首先是除其他外,在直接有关各方已经同意的地方迅速执行万斯-欧文计划的规定。因此,我们期望安理会进一步采取有效行动,实现这一宣布的目标。

我们感谢各提案国努力接纳其他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的正当关注。虽然这项

决议草案没有解决我们在谈判中提出的所有关注,但我们相信它已接受足够的改进,值得我们投赞成票。

奥尔海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你将以敬业精神出色地指导我们完成工作。还允许我向俄罗斯联邦沃龙佐夫大使表示敬意,他以有效和可嘉的方式指导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感到,我们许多国家已认识到反对波斯尼亚境内暴行继续并要求加以制止的国际舆论不断壮大,安理会近来的一些行动就是证明。显然,我国不能自称是一个有能力左右世界对峙平衡的军事大国或经济大国。但是,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世界上许多“弱小人民”,如波斯尼亚人民的困境,其生死不愿化为遥远无关的问题。最后我们可能不得不感谢凶残塞族人唤醒了世界上“沉默的多数”,以羞辱迫使我们日益一致地呼喊:“够了”!我们准备同那些国家一样,愿尽其所能制止人们恰如其分地你之为道义暴行、罪恶的行径。

我们感到愤怒,波斯尼亚境内的各种残酷暴行似乎总是不变,只有更加严重。对平民人口无休止的轰炸、集中营、谋杀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普遍的强奸、不让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到达这场战争苦难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塞族企图强行实现一种最后解决的证据。或许最糟糕的是,人们相信塞族人从来没有谈判的诚意,他们发誓后又一而再地自食其言,表明一种与欧洲历史上最可恶者不相上下的犯罪行为和玩世不恭。几乎每一次诚意的行为、每一次和平会议、争取公正停火的每一次努力,都被塞族利用来巩固他们的军事优势。我们再不能相信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

如果在模糊的外交世界某处隐藏着一个最终接受塞族侵略及其成果的计划,使我们现在说和做的一切基本上都变成作戏,使损失的生命、破坏的房屋、及种种苦难和死亡都成为徒劳,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在《联合国宪章》中增加一章,并题为“国际性玩世不恭和欺骗。”

但是,如果我们计划坚持万斯-欧文的精神和规定、坚持9项宪法原则、省分

图、临时安排及和平安排,那么,允许塞族肆无忌惮地继续其暴行和违抗,牺牲许多人命,允许他们继续取得我们不打算让他们保留的新的领土,那么同样是毫无意义和可悲的。因此,需要马上采取一些措施。当然,波斯尼亚政府在武装袭击面前有进行自卫的固有权利,而且没有人能说,在那一地区安理会已经采取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要的”措施。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必须取消对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我们还必须采取行动,消除塞族的重型武器,如果塞族人自己不放弃这些武器的话。而且,我们必须准备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现在,我们正在谈论我们不结盟集团。数月前提出的一种新概念,这种概念正是第819(1993)和824(1993)号决议的基础。

那么,“安全区”是否就是答案?在目前的将来制止这种地狱般局势方面可能是这样。但整个世界对“安全区”的整个概念有怀疑,它同通盘政治解决没有联系,更不要说人们真的担心这一概念会使“种族清洗”和由塞族造成的现状合法化——主要因为国际社会甚至不愿作出威吓。而且,人们正当地担心,“安全区”的作法可能变成一个可接受的和平计划的唯一可靠的替代的办法,而且这一概念只是收容难民的“贫民窟”或“集中营”的美称,这些难民在可预见的将来在政治上、社会上或经济上基本指望不上过正常生活。

同以往各项决议一样,目前这份决议草案肯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联合国一员,不逊于我们任何一国。然而人们仍然普遍担心,现行的“安全区”政策可能使这一不幸的人民陷入巴勒斯坦人那种岌岌可危的生存方式。这种怀疑特别是不结盟集团同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及安理会其他成员所进行的痛苦和乏味的谈判的基调。

在许多方面,“安全区”决议草案可被认为是波斯尼亚冲突史上一个分水岭。草案提案国认为可接受一些有力措施。这些措施如果有诚意并得到执行,可为近期制止屠杀和长期解决危机提供一些基础。决议果断重申波斯尼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种族清洗”及其后果,包括用武力获得领土,必须被扭转,决议支持万斯-欧文计划继续为解决这场冲突的目标。事实上,这项决议草案中确实有许多直率的话。

GE

然而,我们必须预计塞族考验我们、违抗我们、阻挠我们。他们认为,他们已获胜,西方必须为其“更加现实的态度”受到赞扬。因此,安全区必须得到保护,重建和基本的人道主义必需品和服务。我们必须准备让塞族明确知道,不能逼联合国太甚,该决议草案中所表明的措施将得到执行。尽管有人反对,联合国监督员应部署在南斯拉夫边界。塞族重型大炮必须从安全区四周撤走。

我们是一个有线新闻电视网世界。如果这项决议草案的结果依然如故--杀戮、饥饿、塞族暴行--那么,世界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国际集体安全并不存在。

考虑到许多这些保留,并怀着似曾经历的感觉,我国代表团经过深思熟虑后支持该决议草案,并善意地接受提案国的有力申明,即它们这一次确实是要说到做到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将载于文件S/25870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巴西、佛得角、中国、吉布提、法国、匈牙利、日本、摩洛哥、新西兰、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无

弃权: 巴基斯坦、委内瑞拉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3票赞成、零票反对、2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成为第836(1993)号决议。

我现在请那些愿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萨登柏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巴西代表团对第836(1993)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我们把该决议视为一个仍有好几个回合的进程中的另一个步骤,这个进程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公正地、持久地解决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激烈进行的残酷冲突。

巴西政府持续、不安地注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人道主义局势的恶化,

在那里,不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令人不能忍受的阻挠人道主义努力的行为似乎是不能接受的司空见惯的事。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支持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旨在减轻波斯尼亚人民困境的行动。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今天作出的决定将被理解为一项临时措施,并应含有双重目标:立即或在近期内维护和确保安全区人口的安全和最低的生活条件;在尽可能快进入的稍后阶段,恢复这些地区的生活完全正常状况。满足这些条件是衡量这次决议效力的标准。

任何人都不应怀疑,这项决议不能被视为安全理事会对冲突作出的最佳和最后反应。这项决议尽管有缺点,但仍是一项具体步骤,并且体现了安理会迄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发生的重大的质变。

在导致通过这项决议的谈判过程中,人们不止一次地表示关切,大意是目前的安全区概念可能导致冻结目前地面局势,奖赏军事实力,而损害穆斯林社区的利益。除了已作出的相反的保证外,并且为了对这一正当的关切作出反应,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应在适当时候以适当的另外措施补充刚通过的决议。

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造成伤亡的冲突的最终解决必须通过谈判与和平手段。在这一方面,万斯先生和欧文勋爵制订的和平计划保持其全部价值。

这一目标应保持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努力的主要目标,我们同时真诚地希望,今天通过的决议,尽管可能有限制,将证明是现实和有效的,并将对减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无辜人民长期遭受的无法形容的痛苦产生直接影响。

沃龙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代表团是安全理事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提案国之一,该决议制订了确保充分遵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安全区制度的措施。为此目的,该决议提出了重要的一揽子非常有效和真正切实可行的措施。因此,安全理事会采取了执行法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联合王国和美国等国外长5月22日在华盛顿通过的联合行动计划的具体步骤。该计划旨在给予波



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解决进程一个喘息的机会,并稳定前南斯拉夫其他重要地区的局势。

在这些补充早些时候的政治方法的建议中,华盛顿会议的参加者为自己制订了一项考虑局势动态的目标:务实地寻求扑灭波斯尼亚战火的方法,并在无条件地维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基础上实现持久的政治解决。

华盛顿计划的基石是逐步地始终如一地执行万斯-欧文计划是可取的。该计划是一项一揽子各个领域行动计划,并且是为冲突各方制订的。该计划申明准备继续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核可了安全区概念;并且明确地提出了有关封锁该国边界的问题,包括通过使用国际观察员。华盛顿会议的与会者重申冲突各方以武力夺取领土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所有这一切是促进前南斯拉夫稳定所必需的真正步骤。但是,华盛顿计划并不排除通过新的、更加严厉的措施:没有决定或排除任何东西。

FP

五方宣言的核心是努力维持南斯拉夫——主要是波斯尼亚——解决进程处于政治界限之内。它还争取不使国际社会卷入军事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会导致走向死路、造成新的受害者以及破坏。

近几天来,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被安理会第824(1993)号决议宣布为安全地区的一些地方所发生的不幸事件,以及被剥夺最基本生存手段的波斯尼亚人的无休止的苦难,需要立即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任务,以实际上确保安全地区制度,特别是制止侵略,监测停火并使人道主义救援物品的运送不受阻碍。

俄罗斯代表团坚信,该决议的执行将是国际社会真正遏制暴力和制止在波斯尼亚人久经苦难的土地上开火的一个重要的实际步骤。此后,联合国将采用包括使用武装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任何蓄谋的军事袭击、射击和对安全地区的炮轰,对这些地区的任何武装入侵,以及任何阻碍人道主义救援物品运送的行为。这将是稳定这些地区的局势和减轻平民人口痛苦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希望,冲突各方将表明愿意在刚通过的决议基础上进行合作,这将是为持续

执行《和平计划》创造先决条件的一个重要阶段。只有停火和遏制暴力--这是今天通过的决议的主要目的--才能导致真正走向和平解决波斯尼亚危机。

俄罗斯联邦将继续以集体和双边方式,作出最积极努力,以促进南斯拉夫危机得到迅速、和平的解决。

奥尔布赖特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期望与你度过顺心的一个月。我们还十分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沃伦佐夫先生所做艰巨工作。

我国政府高兴地看到,安理会通过了这一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建立安全区的决议。我们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拯救这一受到摧残的共和国中人民生命和满足波斯尼亚人民人道主义需求的手段。

我们承诺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以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并实现持久和公平解决。本决议并非是该进程的终止。该决议的提案国从未有这种打算。

我要简单明了地指出,美国对该决议投赞成票时无任何幻想。它不多不少,是一个中间步骤。

实际上,安理会和制定《联合行动纲领》的各国政府,同意将把新的和更严厉的措施当作可考虑的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不是预先决断的或排除在考虑之外。我国政府对于这些更严厉措施应为何物的观点没有改变。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期望波斯尼亚塞族方面在执行该决议方面予以充分合作。如果不采取这种合作,我们将着手在安理会中寻求进一步行动。暴力必须停止。该决议可成为这一方向上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李肇星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一直十分关注原南地区危机、特别是波黑冲突的事态发展。近一时期以来,波黑境内的武装冲突有增无减,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人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其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对此,我们深表关切和不安。

波黑冲突的不断升级和日益加深,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在目前情况下,在波黑建立一些安全区,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波黑的冲突,而且这一作法还涉及诸多复杂因素,在实施过程中也会有许多困难。但是,作为减少冲突、缓解人民痛苦的一项临时性措施,也未尝不可。我们认为这一临时措施,不能替代全面政治解决波黑问题的和平计划,但我们希望这一措施能有助于波黑问题的政治解决。正是基于这一人道主义考虑,中国代表团对刚刚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

中国一向积极倡导,在国际关系中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此,我们一贯支持两主席在原南国际会议的框架内为政治解决波黑冲突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我们愿意指出,决议中援引《宪章》第七章授权动武,并暗含在波黑问题上将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这不但无助于寻求在波黑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反而可能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给和平努力带来消极后果。对此,我们不得不表示保留。

中国有句古话:“战则两伤、和则两利”。我们强烈希望,波黑冲突各方能以人民利益为重,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保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顺利进行,并尽快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在波黑真正实现民族和解,从而使波黑人民尽早走上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的道路。

波多野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日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持续敌对行动深感认为。日本继续主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应通过谈判解决,而万斯先生和欧文勋爵拟定的《和平计划》仍然是在该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手段。

日本再次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尽快返回到谈判桌上来。波斯尼亚塞族对他们通过使用武力和“种族清洗”手段所控制的领土的继续占领,是决不能容忍的。

WG

鉴于该国的特殊和非常状况,日本支持决议中的建议,扩大联保部队的任务,希望这将防止进一步流血和保持波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日本强调,应认为这一建议是实现我们关于公正持久解决波黑局势的长期、全面目标的一个手段。在这方

面,我盼望收到和研究秘书长关于执行这一决议的报告。

埃尔多斯先生(匈牙利)(以法语发言):在安理会刚刚通过的第836(1993)号决议的范围内,对匈牙利的问题不是必须建立安全区,而是谋求对在这方面产生的一些有关问题的足够反应。

建立这种地区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执行万斯-欧文计划?人们怎么确信这一措施的临时性质,以及流离失所人员在某时能返回家园?安全理事会能否保证有效保护安全地区?人们怎么确信建立安全区决不是一个会破坏波黑共和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或承认或使“种族清洗”合法化的行动?

第836(1993)号决议试图回答这些十分合理的问题。不幸的是,对我们来说反应似乎不完全令人满意,那个决议中阐明的解决办法远非理想。同时,我们注意到安理会事先讨论过程中因我们许多人表达的关切而对案文所作的重要而积极的修改,这使今天通过的决议更能面对波黑共和国中当前的挑战。

这一决议只是治标,因为它没有对波斯尼亚冲突中当前的主要问题给予充分令人信服的回答:扭转在该国进行的不受惩罚的侵略所造成的后果。

匈牙利投票赞成第836(1993)号决议,因为它再次重申了任何以武力夺取领土的非法性和不可容许性。它重申了安全区概念本身决非目的,而是一项临时措施,是万斯-欧文进程的重要部分。决议强调,在实现冲突的持久解决的原则中有撤出以武力夺取的领土和使“种族清洗”的结果无效。它批准波黑共和国和平计划,重申必须完全恢复波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以及决定确保充分尊重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号决议中提到的安全区。我们可以忆及,该决议宣布了安全区,还有明确提到的地区,以及其它受威胁的地区。

我们投票赞成第836(1993)号决议,因为我们理解是,它授权联保部队可以使用武力对付轰击安全区或武装攻入或在这些地区周围故意阻挠联保部队的行动自由或为保护人道主义车队。我们还理解决议授权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空军力量,支持联保部队活动。

我们进一步注意到第836(1993)号决议要求,在本决议通过后至迟两个月内提交有关其实施的报告以及它不排除采取新的、更严厉的措施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如果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这一关键时刻已竭尽全力不仅遏制而且挫败了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所鼓励和策动的侵略的话,那将是错误的。因此匈牙利继续强调我们今天所通过的决议只能是有利于实施万斯-欧文计划,导致一个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的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在目前形势下是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领土完整、结束敌对行动和恢复全国境内所有民族和宗教群体的正常生活条件的唯一可使用的办法。

本世纪末的巴尔干危机独特的震撼了欧洲安全和合作大厦所依靠的所有支柱。国际社会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属于“太少了、太晚了”的标题之下。认为血洗波斯尼亚只涉及波斯尼亚人,这是致命性的错误。因为这一冲突的解决从战略上说是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在那个雄伟的国家的山川河谷中存亡攸关的情况远远超出了该共和国的范围。不明白这点或仅仅拖延将意味着宣判我们自己重复历史,并将表明我们令人惊讶地不能汲取20世纪在欧洲那一部分地区所发生的可憎的、不祥的事件的教训。

如果我们承认暴力和不容忍的胜利,它们的得逞便将被所有以下的人当作鼓励,那些人以为他们能追求同样的目标,而且倾向于这样作,因为将会向他们保证说,全世界将无助地袖手旁观,看他们实行其罪恶计划。

第836(1993)号决议固有的风险之一是,可能建立一个孤立的仅靠国际援助予以维持的飞地的国家结构、将形势冻结和承认由于血和火所造成的地面上的既成现实。

假如相信这种情况将是在这一地区恢复和平和稳定的办法,那就是存有幻想。恰恰相反,正如欧洲历史经常向我们显示的,不公道和迫害播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上各国人民决定建立国际机制以便不仅能阻挡,而且能挫败侵略者。这一原则的不可侵犯性是联合国存在的理由之一。

尽管在处理这一影响整个国际关系网络的严重问题时，世界进行了悲惨的、不可饶恕的拖延，为此我们将不断付出血和泪的沉重代价，现在为时还不太晚，让我们终于下定必要的决心来使用本组织《宪章》给我们的各种手段的武库。

LH

鉴于安全理事会有巨大的道义和政治责任，来依《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行事，并避免无异于同傲慢与侵略为伍的被动局面，匈牙利因其原则信念和地缘政治局面，已深感痛苦地决定对该决议投赞成票。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已于5月22日在华盛顿同法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和美国一起就《波斯尼亚联合行动方案》达成协议。五国均认为，必须就今后的方向达成共同意见，以此作为有效行动的基础。我们在华盛顿取得共同意见，并已确定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的各个领域。我们还重申迫切需要谈判解决，并承诺为取得这一成就加强各项努力。

现在，我们正取得某些进展，提出了这项紧迫日程。安全理事会已于5月25日为设立一个国际战争罪行法庭通过了第827(1993)号决议。这表明国际社会决心调查在此可怕冲突期间所犯的各种暴行并追究罪犯的个人责任。我们还在考虑通过一项决议，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和波斯尼亚的边界进行国际监测。我们要谋求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安理会不应因米洛塞维茨先生的反对态度而改变立场。

我们刚才通过的关于“安全区”的决议是这一紧迫议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步骤。其目的是进一步帮助以穆斯林为主的平民人口集中的广大地区。一个新的因素是，我们可能在北约组织构架内同法国和美国一起，准备一经本决议授权，即应在“安全区”内和周围地区的联合国部队要求，提供空中力量。为了有效执行“安全区”的概念，联合国将需要更多的部队，我们将支持秘书长努力促使包括某些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各国作出新贡献。

“安全区”无法制止战争，它们是一项临时措施。但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稳定地区，并补充联合国部队在整个波斯尼亚每天作出的重要努力，以便协助众多生命所依赖的人道主义努力。就英国部队而言，这意味着他们要穿过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

和穆斯林非常紧张的波斯尼亚中部,沿着从斯普利特到图兹拉“安全区”的供给线不停地活动。

有人提出把“安全区”政策同解除武器禁运结合起来。我国政府不把这种结合视为一种选择,我们认为,有部队在实地的其它政府也不会这样看。这两项政策是相互区别、不可兼施的。供应武器和联合国实地维持和平是很难调和的。

我要强调,这些紧迫步骤的目的是加强我们实现主要目标的努力,这个目标仍然是持久和公正的和平。只有通过波斯尼亚三方达成协议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之间显然仍有很深的分歧。但是把这个政治进程继续下去十分重要。无论多么困难,也不论需要多长时间,欧文勋爵和施托尔滕贝格先生必须在这方面继续领先。

万斯-欧文计划已阐明和平解决必须遵守的各项原则,它们仍然有效。以武力获取土地或改变边界绝不能为人们所接受。这意味着,在塞尔维亚人撤出其攫取的土地前,不可能有最后解决。给塞尔维亚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制裁将继续存在,直到塞尔维亚人就范为止。

《华盛顿协定》中的联合行动方案是以伦敦会议各项原则为依据的,其目标是保持政治解决的势头。为完成该政治进程将继续进行谈判:欧文勋爵和施托尔滕贝格先生目前正为此目的访问前南斯拉夫。正如该决议所表明的那样,《华盛顿协定》和我国政府的观点都不排除视局势发展而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西班牙代表身份发言。

西班牙同国际社会其它国家一样,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继续进行野蛮战争感到痛苦和沮丧。最近战斗激化使我们更感关切,并有助于使我们相信,必须紧迫和坚定地采取行动,绝不许“强权即公理”原则统治该国。

西班牙认识到其作为欧洲国家和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责任,将继续通过参加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为努力减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平民人口的深重苦难,并为在公正和持久解决基础上努力制止冲突作出贡献。

因此,西班牙作为共同提案国之一,对关于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安

全区”的第836(1993)号决议获得通过感到高兴。此举把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视为优先的另一项措施化为决议,这项措施在美国、俄罗斯联邦、法国、联合王国和西班牙五国外长5月22日在华盛顿宣布的《联合行动方案》中也得到反映。

我们今天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为确保充分尊重“安全区”扩大了联保部队的任务范围,该步骤的目的是挽救生命、保护濒危领土、允许自由获取人道主义援助并为今后实施万斯-欧文和平计划提供便利。

安理会决定加强对第819(1993)和824(1993)号决议所涉“安全区”的保护,采取了前后一致的行动。第836(1993)号决议是以前两项已获一致通过的决议——即我刚才所提到的决议——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这确实是一项有限和临时性的措施,但绝不能由此低估其重要性。

这项措施大幅度增加了赋予联保部队的任务,实际上,该措施的前提是一个重要的质变,即明确授权联保部队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并使用空中力量以支持联保部队完成其已扩大的任务。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联保部队有了大量的额外负担,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所负有的责任进一步增加。

我强调该任务扩大部分的各个方面,是因为护送人道主义援助需要有护送人员,因此,联保部队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继续在这一领域履行职责。因此,为执行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所规定的新任务,必须有大量的增援部队,而且还可能要重新部署。为此,我们希望,秘书长可能要求提供额外部队的会员国对其要求作出慷慨响应。

联保部队加强对该决议提及的六个地区的保护,目的是提高其安全,并为受威胁的平民人口提供更高水平的安全和福利。这就是我们刚才通过的这项决议的直接目标。

但是,使这些地区更安全本身绝不是目的。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作为充分执行万斯-欧文计划的第一步而采取的不完全、暂时性和临时性措施,正如该决议本身所声明的那样,万斯-欧文计划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GJ

有此决议和上周所通过的关于设立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决议,并有我们希望即将通过的关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边境部署国际观察员的决议,国际社会就将增加证据证明它在捍卫该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我们大家都希望实现的和平方面的决心和连贯性。

我们不会需要诉诸其他选择或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但是我们必须准备好在情况要求迅速采取行动时,根据本项决议所作的承诺,迅速采取行动。

现在我重新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权。

我的发言者名单上没有更多的发言人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了本阶段对其议程上的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1时40分散会。